

COMMENTARII
CLASSICIT

基尔克果的苏格拉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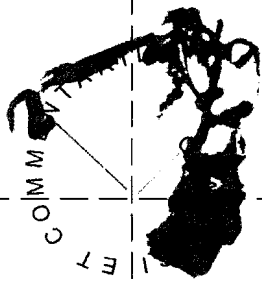
萨尔福 反思基尔克果笔下的苏格拉底

伯金斯 克里马库斯的政治学

斯图尔特 《论反讽的概念》中的黑格尔

宋鼎宗 宋儒春秋攘夷说

经典与解释(36)



基尔克果的苏格拉底

■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编
顾问/刘小枫 陈少明
主编/娄 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尔克果的苏格拉底/娄林主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2. 1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6751-3

I. ①基… II. ①娄… III. ①哲学理论—文集 IV. ①B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4585号

基尔克果的苏格拉底

娄林 主编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2年1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开

字 数: 272千字

印 张: 9.75

定 价: 39.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论题 基尔克果的苏格拉底

- 2 反思基尔克果笔下的苏格拉底 … 萨尔福 (梁中和 李旸译)
- 29 瞬间与教师…………… 鲁德 (黄锐杰译)
- 56 克里马库斯的政治学 …… 伯金斯 (赵翔译)
- 75 自我选择与自我接受…………… 穆尼 (赵翔译)
- 102 基尔克果的可能性与消极性…………… 卡尔松 (赵翔译)

古典作品研究

- 125 基尔克果的生存分析 …… 邹晓东、谢文郁

思想史发微

- 163 《论反讽的概念》中的黑格尔 …………… 斯图尔特 (赵翔译)

旧文新刊

- 206 释老子“天地聖人不仁”義 …………… 胡楚生
231 宋儒《春秋》攘夷說 …………… 宋鼎宗
253 陳蘭甫與廣東學風 …………… 羅香林

评论

- 260 奥维德的现代信徒 …………… 唐宁 (赵翔译)
271 评王双洪译注本《伊翁》 …………… 刘炜
296 致谢和自省 …………… 王双洪

(本辑主编助理 黄坚)

论题 基尔克果的苏格拉底

反思基尔克果笔下的苏格拉底^①

萨尔福 (Harold Sarf) 著
梁中和 李旻 译 林凡 校

我曾赞美过那古时高贵、质朴而聪慧的人（苏格拉底），我的心也曾像那与其对话的年轻人（阿尔喀比亚德）一样剧烈地跳动，他的思想曾是我青春的热诚，充盈我的灵魂以至溢出。我曾热望与他交谈，胜过我对所有曾经交谈过的人的渴望；在那样的人的社会里，他们已了解了一切并且知晓如何谈论每一个可能的主题，我曾多少次，多少次地热望他的无知并去倾听他 [的教诲] ……

——基尔克果《基督教训导文》，1849年

基尔克果笔下的苏格拉底形象高贵而质朴，真挚而富于思想，是卓有见地的谈话专家，他对智慧的深切热忱充盈了青年们的心灵，而作为一位哲人，他在有教养的人中却自认无知，很明显，这些皆

① [译按] 本译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四川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资助。

依循柏拉图《会饮》而来，其中阿尔喀比亚德在谈及心醉神迷的狂喜时，当着苏格拉底的面赞美了他的个人品行。^① 由于柏拉图的证词的巨大力量和丰富性，基尔克果，实则包括古今每一位服膺于其魔咒的思想家，都必然将苏格拉底看成一个优异的象征。^② 但苏格拉底依然是一个永久的谜，因为他没有写下任何东西，但通过他那惊人的谈话，他创制了新的道德和哲学进展。他凭其个性的力量和日常生活方式，使诽谤他和为他辩护的人都神魂颠倒，还有一个原因则是他宣称有一个无人听过的神灵与他同在。苏格拉底也是自相冲突的，因为他认为他对其美德诉求的践履，是受德尔菲之神阿波罗授予的神启任务。他人格的复杂性和独有的“关照灵魂”以及为雅典人谋福利的天职、他和普通公民和亲密伙伴们之间时而暧昧时而勉强的关系以及他被带上法庭并被控为败坏青年和不信神，凡此种种揭示了一个要求净化其同胞的人，并激发了基尔克果的反思。

① 《会饮》215 - 228b，其中阿尔喀比亚德那动人的颂词是基尔克果笔下苏格拉底的重要来源。

② 讨论在对话中如何区分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哲学和道德观点这一难题的文献，以及对柏拉图早期、色诺芬、阿里斯托芬和亚里士多德这诸多证词的分别功过和瑕疵的评估，可谓浩如烟海意见纷呈。以下是有关“苏格拉底问题”和对苏格拉底其人的描摹的著述：H. von Arnim, 《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回忆和申辩》(*Xenophons Memorable und Apologie des Sokrates*, Copenhagen, Royal Danish Academy of Science, Philos. - Hist. sec., 1923), (no. 8. 1); J. Burnet, 《希腊哲学》(*Greek Philosophy: Tales to Plato*, London, 1928); A. H. Chroust, 《苏格拉底、人和神话》(*Socrates, Man and Myth*, London, 1957); Th. Deman, 《亚里士多德关于苏格拉底的论说》(*Le Témoignage d'Aristote sur Sokrate*, Paris, 1942); G. C. Field, 《柏拉图和他的同代人》(*Plato and his Contemporaries*, London, 1930); G. Grote, 《柏拉图和其他苏格拉底的同代人》(*Plato and other Companions of Sokrates*, London, 1885); W. C. K. Guthrie, 《苏格拉底》(*Socrates*, Cambridge, 1968); W. Jaeger, 《教化》(*Paideia*, Oxford, 1943); V. De Magalhaes - Vihena, 《苏格拉底问题》(*Le Problème de Sokrate*, Paris, 1952); H. Maier, 《苏格拉底、他的事业和历史位置》(*Sokrates, Sein Werk und seine geschichtliche Stellung*, Tübingen, 1913); C. Ritter, 《苏格拉底》(*Sokrates*, Tübingen, 1931); G. Rogers, 《苏格拉底问题》(*The Socratic Problem*, New Haven, 1933); A. E. Taylor, 《苏格拉底》(*Socrates*, New York, 1953) 以及《苏格拉底杂集》(*Varia Socratica*, Oxford, 1911); G. Vlastos 编, 《苏格拉底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Sokrates*, New York, 1971); E. Zeller 《苏格拉底及其学派》(*Socrates and the Socratic Schools*, London, 1887)。

对基尔克果来说,苏格拉底是将生活献给思想和道德精进的楷模;他乐于精心推敲苏格拉底对西方文化的历史意义,因为基尔克果也乐于完善人性的道德状况,并引入他自己的深刻反思来透视生活的迷境。他对苏格拉底的思索,实则是想让这种古代哲人有一个鲜活的出场,也即重获苏格拉底对雅典人的道德任务所具有的基本力量和迫切性。他在自己头脑中继续与苏格拉底谈论,探讨活着应该如何行事,谈论可以改进人道德品性的知识的本性,还有关乎灵魂和城邦的健康与疾患的因素。他在苏格拉底对话中发现了一种适用于现代困境的鲜活语言。^①

我的论文在处理基尔克果对苏格拉底的想法时,并不是按照年代,或经由对他对苏格拉底形象的历史的和哲学的合理性的判定出发。^②我主要的目的在于,理解基尔克果对苏格拉底具有个人的和

① 基尔克果在其论苏格拉底的硕士论文《论反讽的概念》(1841)中,颇有说服力地论说道,色诺芬和阿里斯托芬的证词由于不同的原因,在层次上远远低于柏拉图的证据。如果基尔克果没有和柏拉图对话相遇和对其的爱恋,那么苏格拉底对于基尔克果知性的发展,和他自视为对人性有特殊任务的思想者所具有的重要性就不可理喻。

② 基尔克果在高中阅读柏拉图的《克力同》和《游叙弗伦》时,便开始建构其苏格拉底画像。而且,基尔克果当时精通德语,他有时会用以下著作佐证其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研究:《柏拉图著作集》(*Platonis Opera quae exstant*), F. Astius 编, I - XI (1819 - 1832) 以及《柏拉图辞典;柏拉图著作集》(*Lexicon Platonium; Platons Werke*), I - VI (1817 - 1832), 由施莱尔马赫译成德文;《柏拉图对话》(*Udalgte Dialoger of Platon*), I - III (1830 - 1838), 由 C. J. Heise 译成丹麦文;《关于法律的对话》(*Unterredungen über die Gesetze*), I - II, 由 J. G. Schulthesz 译成德语并由 S. Voglin 校订 (1842)。基尔克果也读过大部分同时代人以整个希腊哲学为背景的对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研究著作: F. Ast, 《哲学史大纲》(*Grundriss ein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1807; J. Bruckeri, 《哲学批评史》(*Historia critica philosophiae*), Leipzig, 1767, 卷 I - V; 黑格尔的《哲学讲演录》, 由 K. L. Michelet 编辑 (柏林, 1836), I - III; W. T. Krug 的《哲学科学袖珍手册 (附文学和历史)》(*Allgemeines Hand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nebst ihrer Litteratur und Geschichte*), Leipzig, 1827 - 1829, 卷 I - V; G. O. Marbach, 《希腊哲学史》(*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m Philosophie*), Leipzig, 1838; H. Ritter, 《古代哲学史》(*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alter Zeit*), 第二版, I - IV, Hamburg, 1836; W. G. Tennemann, 《哲学史》(*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卷 I - XI, Leipzig, 1789 - 1819。关于基尔克果与同时代批判历史学学者的关系参见 Niel Thulstrup 对《哲学片断》的卓越评注, 由 D. F. Swenson 和 H. V. Hong 译出 (Princeton, 1962), 页 164 及以下。

智识上的认同，了解这位丹麦哲人的基督信仰如何影响了他对苏格拉底的评判。一旦展示了这些目标，我们便可以探究，基尔克果为何认为苏格拉底的哲思（philosophizing）和与他人交往的方式，仍然是最高、最真的美德和社会秩序的模式。要想充分了解基尔克果的主张，就必须要点明他对苏格拉底的反讽的看法，所谓苏格拉底的反讽，便是首先宣称对智慧与德性的无知，而后通过间接追问的方法来分有道德原则。然后，我们讨论基尔克果对苏格拉底的诸多想象，作为一名教师，苏格拉底利用学生们的困惑和无知，而得出卓越的结果，以便让他们确信其道德的独立性；作为哲人，苏格拉底展示了追求真理时面对的悖论，即速朽的、有限的心灵如何能得到绝对的、不朽的知识，这让人迷惑不解；作为思想家，苏格拉底预示了基尔克果自己的存在哲学，因为苏格拉底大概相信，只有基于“自我知识”的确定性，才能最终检验是否拥有真理。我的论文结束时则简单谈到基尔克果在对话中区分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方法。

最后，读者诸君亦要留心，有时，我在转述基尔克果关于苏格拉底的观点和解释时，或会携有自己对基尔克果观点的反思和分析，力图澄清或拓展基尔克果的思考，但我总是力图保持对他的精神和意图的信任。

二

基尔克果说，“我在很小的时候便与他（苏格拉底）有种莫名其妙的联系……”，^①而且他所以投身哲学，盖因深受苏格拉底作为榜样的激励：“在我之前唯一我与之相似的是苏格拉底。我的任务是

^① 《基尔克果日记及论文》（*Soren Kierkegaard's Journals and Papers*）H. V. Hong 和 E. H. Hong 编译，六卷带索引本（Bloomington, 1967 - 1977），第 6839 条。《日记及论文》由编者按照论题编排，并标以数字排序。关于苏格拉底的主要材料，见之于第四卷（第 4243 - 4304 条），当然，我们还是应该借助索引，查看遍布六卷中指涉苏格拉底之处。

苏格拉底式的任务”。^①情感上深深的崇敬和理智上的尊崇有力地结合在一起，这自然使基尔克果视苏格拉底为“唯一一位我尊奉为师的人”（同上），这一断言意义重大，它给出了基尔克果可能会择以自我认同的、西方思想家中极为壮观且动人而有趣的哲人阵容。那么，是什么样的理智和性格特质，使基尔克果将这位令人费解的反讽哲人列入思想家中的最高层次的呢？

基尔克果在苏格拉底身上观察出如下特征：美德的质朴、道德的激情、史诗般的英雄主义和真诚思索的殉道者，以及人们可能形成的、能过的最好的生活方式的罕见的伦理理想。苏格拉底是“淳朴而智慧的人……他最了解该如何谈论爱即对美和善的爱。”^②而对于基尔克果，哲人苏格拉底总是带着来自心底的激情和率真，去谈论那些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伦理问题，清醒地把握自我的知识，通过内在的反省达到其存在边界，他很少允许自己被那些毫无价值的琐事、无谓的激情和短暂的愉悦所动摇，进而放弃他关照灵魂的使命。^③苏格拉底对道德与勇气、政治智慧与正义、虔敬与爱的意义诉求，被一种强大的意志激活，去革新人性的道德生活。他认为，成为一个完全道德的人是一项伟业，而那攫住了苏格拉底的，他所求索的，正是去做人类的理想目标。

苏格拉底是一个真正史诗般的象征，因为除了基督以外，“他是唯一一个可以说是揭示了存在的人”。^④如果在基尔克果眼中，苏格拉底是类似于下落的陨石一样的“狂徒”（*enthusiast*），那么，苏格拉底的一生就可能设定了一个强有力的、异常清楚的要求，即人们在达到对他们的真正价值的洞见后，他们应该承认有一些不健康的、自我毁灭性的疾病。在基尔克果笔下，苏格拉底的确拥有一种极具

① 基尔克果，《对基督教世界的攻击》（*Attack upon Christendom*），1855，W. Lowrie 译，Princeton，1944，页 283。

② 《论爱》（*Works of Love*，1847）H. Hong 译，Princeton，1962，页 341。

③ 《书信及文献》（*Letters and Documents*），基尔克果作品集第二十五卷，H. Rosenmeier 译，Princeton，1978，页 263。

④ 《日记及论文》，前揭，第 1767 条。

争议的风貌，因为他挑衅地追问雅典人，打破沙锅问到底，发现他们对于最终的重要性一无所知，而且，他们不能对自己的生活给出恰当的说明。我们可以设想，苏格拉底将他们的心灵从不经检验的一团凌乱中解脱出来，他的言行经常与大众的价值和意见相左，这就是苏格拉底追问尖锐问题的前奏，同时向其他人揭示他们道德困惑的确切本性，揭示出他们缺乏概念的一致性。如果基尔克果所言不虚，“在所有时代，英雄和英雄的事物……在本质上都不受大众欢迎”，^①那么，苏格拉底可能将自己的生命当作人类自身进展的牺牲，他或许早已意识到，自己重建道德的努力可能导致死亡。基尔克果宣称，那的确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悖论，即理性或“思想对于一个人会有如此伟大的力量，他走向死亡是为了思想……”（同上），也就是说，为了寻求理性的生活而去死。

基尔克果对苏格拉底的崇敬，显然不同于某些现代人的浪漫美化，他们贬低自己的生活和时代，回过头去把过去假想为更完美更智慧的时代，他们凝视以往的黄金时代，想寻找代表和谐、统一而完满的世界的人类典范。基尔克果没有坠入这种乡愁式的幻想，而是将对这位古代哲人的深切敬意，转化为在行动上与其保持一致的动力。他认为，苏格拉底对雅典人的道德使命为解决现时代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典范：“哦，在我们时代纷乱的争斗中，应当有一只这样的牛虻……他可以直接反对现代人匆忙赶往的方向……”^②如果说，在基尔克果眼中的苏格拉底看来，古代雅典是一个没有道德的帝国，这个帝国的市民，只关心过分的快乐和物质的享受，却无心道德品性，且又缺乏思考和对智慧的激情，那么，基尔克果则将他自己的时代看作堕落、迷茫、匆促而愚蠢的时代。^③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心灵狭隘的时代，人都是同质化的人，对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这种所谓世界性财富，他们抱有盲目的乐观态度，拯救他们精

① 《日记及论文》，前揭，第4271条。

② 《书信及文献》，前揭，页263。

③ 参见基尔克果《现时代》（*The Present Age*, 1846），W. Dru译，New York, 1962，这是他对现代生活尖锐地进行批判与检视的著作之一。

神的基督敎业已大打折扣，徒增安逸而已，早就失去了对信徒提出严肃的道德要求的力量，从而抛弃了其原初宣称的目标——在对基督的想望中生活。

尽管从苏格拉底的雅典人到基尔克果的现代欧洲人之间，有长达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但在这位丹麦哲人看来，与文化、政治、宗教和科学上的变化相比，伦理领域几乎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而苏格拉底帮助人们追求美德和智慧的斗争，在现时代同在古代世界一样非常迫切。基尔克果写道，“众所周知而又备感迷惑的是，世界现在需要一个苏格拉底”，^①同时，他解释说，他从那位古代导师那里了解到这项使命：“使人们觉醒，进而不再浪费和挥霍他们的生命”。^②如果这个世界“陷于充满谎言的诡辩的基督敎义——甚至比智者横行的希腊还要坏得多”，^③那么，基尔克果就会认为，自己类似于基督徒中的苏格拉底，他关注灵魂并且和智术师们——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如教育家、宗教家、政治家或哲人——斗争，那些人错误地宣称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引入了真正的美德和智性。对于基尔克果来说，正需要一个像其精神祖先苏格拉底一样的“牛虻”去叮咬人们，以便让他们了解到他们的怠惰、伪善、过度的物质主义和被错误引导的价值的消极后果，揭示出他们对于如何追求最好的可能生活的无知，从而帮助他们追问关键性的问题，并对“显而易见”的事物产生困惑。

基尔克果拒绝称自己为基督徒，因为对于这一信仰究竟表示什么，他并没有适当的知识，出于同样的原因，苏格拉底否认自己是“美德”教师，因为他缺乏对这一概念的本性（nature）的理解（同上，页 280）。如果说，苏格拉底对无知的经验使得他研究智慧，他不假定任何事情，当他的交谈者给出道德术语的定义时，他不断地进行概念性的反驳，那么，基尔克果便是发出一声呼吁，展示给那

① 《致命的疾病》（*The Sickness unto Death*），W. Lowrie 译，Princeton, 1969，页 223。

② 《日记及论文》，前揭，第 5979 条。

③ 《对基督敎世界的攻击》，前揭，页 283。

些自认为正统的基督徒，他们被排斥的冲动、行为和观念所撕裂。很显然，他将苏格拉底理解为一位有正确哲学品行的典范。

基尔克果对苏格拉底的认同还有另外一面，从本性上讲，哲学的实践会导致个人的不安甚至危险，有时因为被误解而当场树敌，至于那些尘世欢愉和妥协，则因其削弱真实的言说能力而被拒绝，苏格拉底便因此而殉难。或许情况就是这样，正如基尔克果所言，那些立志寻求真理之原由的哲人们，必然与支持现有的秩序和未经检验的价值的强大的同时代人们发生冲突。^① 当自己珍爱的各种价值和信条受到思想者的检验时，很少有人会享受这种感受，因为这些思想者以宣称无知为理由，从不对他们的问题给出确定答案，这种情况便使哲人们进入了最大的险境：“现在，确切地说，曾发生在苏格拉底身上的事，同样应验在我身上。人们以为他展现了罪恶，因为，在那时代的人看来，无知是罪恶——然而苏格拉底的确是[无知的]导师”。^② 基尔克果所谓苏格拉底的实践哲学，包括激励、冷酷的批评以及对道德病症的诊断——常常使人们缺乏安全感，甚而极端厌恶。我们可以思索的是，苏格拉底懂得哲思所关系到的东西极其高远，这恰恰是因为，哲思包含了人们应当如何正确地生活，如何可能在短暂即逝的生命中发现智慧的最重大问题。有所作为的哲人，在唤起人们根本的价值判定时，必须要冒着牺牲个人舒适甚至生命的危险吗？

三

这位丹麦哲人是一个有着深厚宗教感情的忠诚的非正统基督徒，在理解基尔克果与苏格拉底关系时，如果我们抛开这一事实，那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可以衷心地称苏格拉底是我的导师，而我

① 《日记及论文》，前揭，第6839条。

② 我曾引用 A. Dru 译的《日记》(Journals, New York, 1959)，页183，但更喜欢对其英语的描述，在《日记及论文》，第4555条。

曾只相信并且现在也只相信是唯一的，是主耶稣基督”。^① 基尔克果对苏格拉底的爱是有条件的，那是一个在史诗般的伟大事物和真正高贵品质出现时会感到的爱；然而，他对基督的爱则是无条件的，是最重要的，因为“一旦当我反思关于自己的拯救的事情时，他（苏格拉底）便只是个智慧的人，一位与我全然无关紧要的人，一个不重要的人，一个零”。^② 对于基尔克果而言，基督在历史中的现身，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和一个对希腊和罗马世界的决定性的突破；在神—人之死与复活的宇宙戏剧中，通往永恒的路得以展示，因为他（神—人）象征着，人类可以在更高更完美的王国中达成永久的统一与和平。

基尔克果求助于基督教神学范畴，由此来改造苏格拉底某些关键的批评和教导。苏格拉底认为，一个人的错误行为只是由于无知，因为无知是真理的缺乏——一种不知道的状态——或是由于拥有了不完全的、错误接受的知识，所以，一个人只有完全洞悉其天性，他才会总是选择好的东西。^③ 没有天生作恶的诱因，惟有无知是其原由，做了恶的人会有—种潜在的意识。基尔克果眼中的苏格拉底认为，只有智慧能消除植根于人类生命的破坏性、否定性的无知，因为智慧引领人们去寻求那有益于他们自己和他人的行为。

据基尔克果说，苏格拉底提出了某种“智性的绝对命令（intellectual categorical imperative）”，^④ 当他宣称德性是知识时，这一立场将这位导师和作为整体的希腊精神表现得“太幸福，太天真，太完美了”，以至于不再有“勇气去坚持认为，一个会人故意做错事，拥有正确的知识而去做坏事”（同上，页 255）。苏格拉底将道德错误等同于无知之罪，这是他的基本问题所在，而导师“缺少从依然知道某事到做它的转变所需要的辩证决断”（同上，页 224）。在人类

① 《作为我的作品作者之观点》（*The Point of View of My Work as an Author*），W. Lowrie 译，New York，1962，页 41。

② 《基督徒对话》（*Christian Discourses*），1848，W. Lowrie 译，Oxford，1940，页 246。

③ 《致死的疾病》，前揭，页 223 - 225。

④ 《致死的疾病》，前揭，页 221。

的心理中，有某种东西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真正知道什么最好，却不依照它行动，而且，如果无知不是做恶事的真正原由，那么恶只可能来自“意愿，违抗的意愿”（同上，页 220）。基尔克果认为，这是由于苏格拉底的假设是“罪……并不真正存在”，而究其缘由，则是因为“罪的存在（being in sin）”是指当知道做恶事时主动地欲求恶并摒弃善（同上）。“知道善”和“欲求恶”之间的分裂，在基尔克果那里通过原罪而得以解释。所谓原罪，由于原初亚当运用自由意志，公然反抗神圣的命令，从而导致人性从上帝的统一中跌落出来。亚当对其创造者的反抗，使得他和无数代后人置入一个自身分裂的处境，在这种分裂的处境中，知识并不总是对正确的行为进行指导，因为激情、诱惑和自利影响意志并引导它做恶，甚至反对理性的更好判断。苏格拉底没有能懂得，罪（sin）和恶（evil）是一种本体论上的真实范畴，它们描述了人类的本性，所以，苏格拉底“没能树立正确的理想，也就不会知道，无论是罪的概念，还是人的拯救，都需要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上帝”。^①

基尔克果说道，“在他（只是智慧的人）和祂（我信仰的对象）之间进行对比，既不智慧也毫无深远意义…”，^② 因为苏格拉底为了获取关于善的本性的绝对洞见时，付出了英勇的努力，但他的努力太过于以人类为中心，在层次上远低于基督的作为，基督不可思议地显身于一个历史时刻中的神圣瞬间，中止统治人类和宇宙的真实的普遍律法，并给那些绝望、困顿和迷惘的灵魂揭示基本真理。对基尔克果来说，苏格拉底基本的错误在于将人类抬得太高：“在苏格拉底式的观点中，每个个体都是他自己的中心，而且整个世界的中心也在于他，因为自我的知识就是对神的知识”。^③ 如果我们料想，在基尔克果的苏格拉底看来，人们认为自己可以不朽，也就是像上帝一样，那么，从可能性上讲，每个人都可以在辩证理性的引导下

① 《日记及论文》，前揭，第 4279 条。

② 《基督徒对话》，前揭，页 246。

③ 《哲学片断》（*Philosophical Fragments*），1844，D. Swenson 译，第二版，H. Hong 编辑，Princeton，1962，页 14。

研究和追问，通过内在的反思，就可能经历到绝对的真理，并重塑他们的实践行为。这样说来，苏格拉底树立的并不是什么新的真理，而仅仅是帮助灵魂安顿它们自身，使其在自身中回忆起普遍的且已然实存的各种真理。如果说，回忆是通向永恒存在的各种真理知识的唯一途径，那么，基督的显身对基尔克果而言便会毫无意义，因为神 - 人不能提供关于最高事物的本体论上的新智慧，人们已经在他们自身中获得了所有的重要知识（同上，页 72 - 73）。根据基尔克果的判断，当我们处在世俗苦恼的境地和生而有罪的困顿时，正是基督通过神圣的启示和难以言传的恩宠给我们安慰，并且给出了洞见，引领我们从有限和死亡中赎罪，但唯一的条件是，我们要认定我们根本上依赖并信仰祂。对信仰者而言，获取可靠知识的条件，是对神 - 人作为信仰力量的强大效力的神秘体验。^① 如果一个人“重生后便对任何人都没有了任何亏欠，但对其神圣的拯救者却亏欠一切”，那么，苏格拉底的观点是人们可以一同研究并进入他们自身，去发现最终的本体论的真理，这是一个无宗教信仰之人的自大。

基尔克果作为一个虔诚的人，期望将他钉上十字架的神的爱，抬高到他非常崇敬并且认同的苏格拉底之上，去选择在更高更完美的世界中永恒生活的诺言，那是超越了苏格拉底式的、趋向于改进人类伦理生活的世界；而且，他断定，通过辩证理性而获得智慧的深层信念本身是个悖论——至少在那些可选之物看起来相互冲突时是如此。然而，他在基督教关于人类本性和神格（上帝）观点的启发下，改正了一些苏格拉底式的教导方方面面的希望，同时却必须秉持一种构建性的精神，因为“在基督教信仰之外，苏格拉底卓然独立——高尚、朴素、智慧”。^② 在基尔克果看来，苏格拉底是迄今为止最高的人性化身。依笔者看，他将苏格拉底想成了一个与教条主义斗争的典范，而所谓教条主义，是在人类认知范围内的事物上妥协地使用理性；他还将苏格拉底看成一个样例——能够将伦理行

① 《哲学片断》，前揭，页 18 - 19。

② 《日记及论文》，前揭，第 6871 条。